



吉本芭娜娜

BANANA
YOSHIMOTO

[日] 吉本芭娜娜 ———— 著 张唯诚 ———— 译

N · P
N · P

上海译文出版社

N · P

N · P

BANANA
YOSHIMOTO

[日]

吉本芭娜娜 ————— 著

张唯诚 —————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N·P/(日)吉本芭娜娜著;张唯诚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9.1

(吉本芭娜娜作品系列)

ISBN 978-7-5327-7782-2

I.①N… II.①吉… ②张… III.①短篇小说—小说

集—日本—现代 IV.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6286 号

N·P

by Banana YOSHIMOTO

Copyright © 1990 by Banana Yoshimoto

All rights reserved

Japanese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KADOKAWA GROUP PUBLISHING

CO., LTD., Jap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Banana Yoshimoto through ZIPANGO, S.L.

图字:09-2003-351号

N·P

[日]吉本芭娜娜 著

出版统筹 赵武平

N·P

张唯诚 译

责任编辑 刘 玮

装帧设计 尚燕平

上海译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网址: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o

江阴金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5 插页 5 字数 61,000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7-7782-2/I·4770

定价:39.00元

本书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 (0510-86683980)

目录

N · P

I

后记

226

文库版后记随笔

229

据我所知，这个叫高瀬皿男的人是位忧郁的作家，住在美国，在他那忧郁的生活中抽空写写小说。

四十八岁自杀身亡。

和已经离婚的妻子育有两个孩子。

小说集成一册，曾在美国红过一阵。

书名叫《N・P》。

书中收录了九十七个短篇，都极短，散文一般地依次罗列，大概这位作家是个没长性的人。

这些事是从我昔日的恋人庄司那里得知的，他发现了这位作家未曾发表的第九十八篇小说，并且把它翻译了过来。

讲完怪谈百物语的第一个故事时总会发生些什么，而在那个夏天，我的体验就恰如那第一百个故事，仿佛真切地经历了那种事情。浓烈的空气，宛若被夏日的天空吸进去的心情，不错，那就是一个发生在那些短暂时日里的故事。

是哦，回想起来，我是在高中时见到高瀬皿男的两个孩子的。只有一次，距离现在五年多了。

那天，庄司带我去参加出版社的聚会。会场很大，硕大的餐桌上摆满银制的餐具和各色菜肴，很多人聚在几个兰花形小吊灯下谈笑风生。

其他几乎看不到什么年轻人，所以当我发现他们时，心中涌起一阵喜悦。

庄司正同别人聊得起劲，我悄悄挪动了一下位置，来到一个可以更方便观察他们的地方。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仿佛已在梦中和这两个人见过好多次。不过很快我便回到了现实中，我明白，不论是谁见到他们俩，都会产生和我同样的感觉。

不经意间诱发乡愁的男女。

见我出神地盯着他们，庄司说：“那两位就是高濂先生的遗孤。”

“两人都是？”我问。

“听说是异卵双胞胎。”

“挺想和他们聊聊的。”

“我来介绍一下吧？”

“我在这儿就是以年满二十的身份出现的，瞧你小心翼翼的样子！”我笑道。

“那就好。走吧，我为你介绍。”庄司也笑了。

“算了吧，还想再看看他们。”我觉得以现在的距离观察恰到好处，搭起话来就难以细细打量了。

关于这两个人，我只知道他们是高濂血男年轻时结婚生下的孩子，年龄和我相仿。他们很小时高濂血男就离开家了。高濂血男去世后，他们和母亲一起搬到了高濂在日本的家中。

我望着他们心想，这两个人一定经历了很多

事情。

两人都是高挑个儿，棕色头发。女孩肌肤娇嫩，光滑饱满，双腿紧致，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宽肩敞领的礼服配上天真无邪的脸蛋，透出令人新奇的明快气息。

男孩长得也很帅气，虽然目光有些暗淡，但身上洋溢着充满希望的健康，眼神中有一点天生的狂野，让人感觉得到遗传的痕迹。

两人似乎很爱笑。自始至终都在聊着什么，满脸笑意地望着对方。

看到这情景，我想起自己也有过类似的心境。

那是我去附近一个植物园散步时的事情。一对母子在草地上随意而卧。植物园很大，几乎没有人，碧绿的草地上洒满金色的夕阳，年轻的母亲将六个月大小的婴儿放在一方白色毯子上，既没逗孩子玩，也没有笑，只是愣愣地注视着婴儿，不时若有所思地抬头看看天空。

阳光穿过母子俩的鬓发，那鬓发在风中轻柔地飘动，这有着浓重阴影的光景颇像一幅魏斯^①的图画定格在我心中。

我的目光突然变得很遥远，仿佛成了神的视线，幸福和忧伤融在一起，汇成一幅夕阳下永恒的风景。

高濂姐弟的周围似乎也弥漫着类似的氛围，那是明媚夕阳下的忧郁。即使再年轻，再快乐，那忧郁也无法消散，也许这就是流动在血液中的才华在显现吧。

我问庄司：“你要译高濂皿男的小说？”

“是啊。”他看着我，有点得意地回答。

“题目叫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的首字母。”

“是《N·P》。”

“《N·P》是什么？”

① 安德鲁·魏斯（1917—1996），美国当代新写实主义画家，作品具有浓厚的乡土色彩和独特的怀乡写实作风，以贴近平民生活的主题画闻名。

“North Point 的缩写。”

“是什么意思?”

“从前有首曲子，名字就是 North Point^①。”

“是首什么样的曲子呢?”

“嗯……非常忧伤的曲子。” 庄司说。

① 当代电子音乐大师 Mike Oldfield 1987 年推出的专辑《Island》中收录的一首歌，表现了被关押在监狱灰色高墙中的囚犯们内心的悲哀，咏唱了他们从压抑的空间获得解放的瞬间幻想。

那天，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突然吵醒。

“……喂？”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拿起话筒，耳边传来姐姐低低的声音：“风美吗？是我，你好吗？”国际长途特有的断断续续的声响让我清醒过来。

“有什么……有什么事吗？”

屋里幽暗恬静，看看表，清晨五点钟。透过窗帘的缝隙能看到外面黎明的天空还罩着沉重的灰色。梅雨还没结束呢，我怔怔地想。

“没什么事，就是打个电话。”姐姐说。

“又忘记时差了吧，现在这里是早上五点。”

“抱歉抱歉。”姐姐笑起来。她嫁到了伦敦。

“那边是什么时间？”

“夜里八点。”

想想时差，总觉得不可思议。难得相通的那条电话线也显得珍贵起来。

“你还好吗？”我问。

“我梦见你了呢，”姐姐道，“在我们家附近，你在走路，挽着一个比你年长很多的男人。”

“附近？你是说伦敦？”

“是呀，就在我家后面的教堂那里。”

“真是那样就好了。”我高兴地说。姐姐的梦总是很准，一直以来都是。

“可是总感觉两个人挺难过的，也不跟我打招呼。那男的个子挺高，有些神经质的样子，穿一件白毛衣，而你不知道为什么穿着水兵服，所以呢，给我的印象倒像一对偷情的男女呢。”

“我没有！”

虽然嘴上那么说，但我还是吃了一惊，姐姐在梦中看到的一定是我和庄司。

可是姐姐并不认识庄司。

“这么说，我的直觉也不准咯。”

“嗯，没猜中。”

我一面答话一面想，这是否是某种前兆呢？这阵子我想起他的次数的确多起来，每次只一瞬间，而且方式也不同于回忆。在雨中，在黝黑潮湿的柏油路上，在街角闪光的窗户上，那面容会忽地一下闪现出来，尽管我一直在努力忘掉他。

“姐夫好吗？”

“嗯嗯，很好，入冬后要和我回日本呢，你和妈妈碰面了没有？”

“嗯，常见面，她也想你呢。”

“代我问她好。吵醒你啦，对不起，回头再打吧。”

“把时差弄清楚再打。”

“明白了，你也要当心，不要陷入悲哀的不伦之恋哦。”姐姐笑了。

我“嗯嗯”应着挂断了电话。

放下话筒，屋里的寂静真真切切地向我压来，这是一天开始前的时刻，新的一天还没有真正到来。

我心里有事，下了床，打开桌子下面的合叶拉门，里面有个匣子，我并不常动。打开匣子，里面有一包陈旧的《N·P》手稿、活页封面和一块沉甸甸的劳力士手表。

这些是庄司的遗物。

他是四年前服安眠药自杀的，自从我拿到这些东西以后，它们便在我心中的某个地方安顿了下来。

即使是白天，在我工作的大学研究室里，当遥远的警笛声掠过街市，引得我突然凝神静听的时候，我总是觉得那声音离我家很近。每当这时，那些东西便会浮现在心头，对我而言，它们是如此沉重。

仿佛要确认一下似的，我拿起它们，又放回原处。然后钻进被窝，再次进入梦乡。

在我十九岁之前，我们一家三口：母亲、姐姐和我住在一起。

我九岁、姐姐十一岁那年，父母离婚了，因为父亲喜欢上了别的女人。

母亲原来是一名口译工作者，经常飞来飞去。为了照料我们，开始做书面翻译，这样可以在家里工作。从初稿翻译到会议纪要，什么工作她都揽来做。

父亲离开家以后，生活虽然寂寞，但还是挺有意思的。三个人住在一起，年龄和角色似乎每天可以转换好多次。一个人哭泣，另一个人就来安慰；一个人说沮丧的话，另一个人就进行鼓励；一个人撒娇，另一个人就亲切地给予拥抱；一个人生气，

另一个人知错就改。

慢慢地，我们习惯了这种生活。

母亲说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决定教我们英语。一过晚上十点，大家就把笔记本摊在厨房的餐桌上，开始一个小时的学习，内容是发音、单词和简单的会话。幼小的我们常在心里嘀咕：这不是闹着玩吗？但为了母亲，还是耐着性子参加。

因此，对我们来说，母亲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厨房里的背影，而是戴着银边眼镜教英语时那用力的面庞和飞快翻阅厚重的辞典时那白皙的手指。她在教我们的同时，似乎是要再一次把那些浅显得不能再浅显的英语铭记在心，重新描绘出自己的人生线条，那尽心竭力的样子非常美丽。

现在，母亲和我们都各自独立生活了，但每每聚首，母亲总会将我在英美文学研究室工作以及姐姐和外国人结婚归结于她的教育，“能走到这一步还是因为跟着妈妈领略到了英语的乐趣啊。”她笑着说。在我心中，那时的母亲比任何时候都可爱。